

JIANG HUAI WEN XUE CONG SHU DI YI JI

江淮文学丛书 第一辑

主编 许辉

「杏花村系列」

步行街的后半夜

●李孝兵 | 著

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江淮文学丛书（第一辑）
JIANGHUAIWENXUECONGSHU (DIYIJI)

步行街的后半夜

李孝兵 著

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步行街的后半夜/李孝兵著. —合肥: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1.12
(江淮文学丛书/许辉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650 - 0130 - 7

I. ①步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64667号

步行街的后半夜

李孝兵 著

责任编辑 朱移山

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地址 合肥屯溪路193号

邮编 230009

电话 总编室:0551-2903038

发行部:0551-2903198

网址 www.hfutpress.com.cn

E-mail hfutpress@163.com

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

印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总印张 208

总字数 3200千字

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ISBN 978 - 7 - 5650 - 0130 - 7

总定价: 600.00元 (全16册)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目 录

陈经济之死·····	(1)
好人马有福·····	(44)
步行街的后半夜·····	(70)
重生记·····	(102)
北樵山杀人案·····	(132)

陈经济之死

一

一大早起来，人们看到陈经济蹲在男厕所门口升炉子，就有点奇怪。奇怪归奇怪，没几个人多事。疑疑惑惑绕到他背后，拐进男厕的矮墙，倒了马桶，放了屎尿，然后拎着空桶，系着裤带出来，再从他身后绕出去。目随身转，走老远了，还扭头往他身上扫来扫去，大有恋恋不舍之意。

厕所是旱厕，在大院的紧里头，紧靠着围墙砌的。一幢十分狭长的建筑，里面二十来个蹲坑，颇为壮观。据说当年厂子从上海一迁过来，盖的第一幢正式建筑就是这个厕所。

说到这个厕所，家属区人人厌恶，可又真的离不开它。四十几年过去了，厂子早都不在了，它也变得又老又破，几欲坍塌。墙是红砖的，颜色已经很旧了，手指一捻能掉下粉末。房顶是瓦和芦席的，烂了大小小好几个洞，冬天往里飘雪花，夏天往里掉虫子。最要命的是脏，一到了热天，蛆虫乱爬，每天能产出十万多头苍蝇。逢到一场大雨，就更要命了，屎尿都能漫出来。

男厕这头呢，又紧邻着大院最大的一个垃圾箱。这个垃圾箱是个半米高的水泥池子，有七八个平方大小。只要清理稍微不及时一点，垃圾们就像长了腿似的，从垃圾池里疯跑出来，冲出五六米远去，把男厕的入口团团围住。

陈经济此刻，就蹲在包围了男厕入口的垃圾堆里。他用脚划拉出来一米见方的一小片空地，炉子垛在中央，人背朝厕所，屁股耸得高高的，鼓起腮帮子猛往炉门里吹气。

陈经济最善于就地取材，随手抓到什么都往炉膛里塞：卫生纸、塑料袋、破布条、鸡骨头、方便餐盒等等。这些东西因为燃点和干潮的不同，有的先着，有的后着，有的死都不着。因此炉膛里的火苗忽大忽小，忽有忽无。只有浓烟因循而出，越来越浓，携带着一股刺鼻的焦臭味，升到两米高的空中，四处飘散。

厕所旁边三四米远就有一栋老楼，六号楼，只有三层，阳台还是红砖

砌的。高中生大早上起来，靠在阳台上读英语，一下就被烟熏进去了。

六号楼位置特殊，日日夜夜饱受厕所之臭，猛然间又遭逢垃圾焚烧的攻击，大家纷纷走出家门，来到阳台上。见是他，就忍，忍来忍去，有忍不住的就喊了一嗓子，陈老，怎么在这升炉子？！

声音很熟悉，陈经济分辨出是他曾经的顾客的声音。小杨，小张，小史，还是小王？是在锅炉房洗过澡？还是从他手里买过报纸？要么就是在他手上修过自行车？

在陈经济的生命中，人就分两种：顾客和非顾客。陈经济对所有跟他有过生意上的交往的人都是感激涕零的。用心存敬畏都不为过。他牢牢地记忆着他生命中每一位顾客的音容笑貌，梦想着还有再次合作的可能。猛一下听到这个声音，心里不免一拎，不过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只能装着不理不睬，依然旁若无人，蹲在垃圾堆上，跟只猿猴似的挪来挪去。

陈经济肤色黝黑，是一进非洲高原立马就被淹没的那种黑。好多人不顾他来自上海的事实，曾经恶意虚构过他的身世。好在他长着一副标准的亚洲人的狭长脸膛。他通常情况下看起来脸色铁青，谁都不理。面无表情就是他的一贯表情。

高中生的外公外婆也到阳台上来了，挤在一堆看陈经济搞什么名堂。

刘世槐拄着拐杖都有点站不稳的意思，伸脖子看了一下，然后和颜悦色地说，老陈啊，怎么到这儿来升炉子来了。

陈经济一听他的声音，脸似乎更黑了，故意似的，塞了一大把塑料皮进炉膛，焦臭味猛一下更大了。

老太太不满了，喊道，陈经济，老刘问你话呢，你没听见？

陈经济不搭理她，撅着屁股反复吹火。

陈经济！老太太又喊一嗓子。

陈经济忍不住了，嘴里回她一句，我升我的炉子碍你们什么事。

老太太说，你生炉子，怎么不在你自己家门口生！

陈经济说，我爱在哪升就在哪升。

说这些的时候他谁也不看，继续在地上挪来挪去。

二楼阳台一个妇女插话说，生就生吧，还烧垃圾！

陈经济突然发火了，脖子绷直了，吐沫飞了出来，冲那妇女喊，我不烧垃圾，你给我木头！

陈经济瘦枯枯的，嗓门却洪量，声音嗡嗡的。

妇女被他镇住了。

站着说话不腰疼！陈经济愤愤地说。

妇女愣了片刻反应上来，涨红了脸说，我凭什么给你木头！

陈经济不屑地哼了一声，说，怕熏，怕熏住别墅好了，到处都是。

老太太气愤地说，陈经济，你也太不讲理了！

老头子赶紧扯了扯老太太。

别吵，别吵，刘世槐说，我回头去跟他说说。

老太太说，说有个屁用，他就是故意的！

陈经济眼皮抹搭着，依然故我。

他蹲在垃圾堆里，简直就是垃圾堆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要不是他常年一贯的打扮，你都想象不到，他身上穿的还是厂里十多年前发的工作服。工作服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，部分面料早已磨成丝状。又皱，又脏，简直就是一块烂布头。拐肘、后脖领、膝盖头，都是补丁。袖口和裤管拖出鸡肠子一样的线头。脚上那双解放鞋，底早就磨平了，鞋带也没了，弄了截细铁丝拴着。

这就是他长年一贯的标志性打扮。他顶着这身披挂，在垃圾堆里盘桓，周身仿佛都跟吸铁石似的，吸负了一万多层垃圾。这些垃圾，随着他的挪动，似乎正叮咣作响，纷纷飘来荡去。

就这样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大约又熬过了十余分钟，烟总算下去了，炉子烧起来了。陈经济托住僵硬的后腰，慢慢直起身子，不忘费劲地做几个育腰动作。然后拎起炉子，一转身，到了垃圾箱旁边的一个小箱子跟前。这个小箱子与现任垃圾箱并排而立，相隔最多一米，是现任垃圾箱的前任兄弟，大小规格跟现任垃圾箱一致。只不过上半截拿砖头砌起来了，又用油毛毡糊了个顶。名副其实成了一个小箱子。陈经济到了跟前，把炉子放下了，拿脚别了一下，小箱子木头条钉的烂门“哐啷”一声往外开了。他一佝腰，消失在黑洞洞的箱子里了。

大家不由地一个个呆若木鸡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面面相觑。

他搬这来了？

他搬这来了？！

他搬这来了——我靠！

二

陈经济搬来是头天晚上的事情。

头天晚上月黑风高，陈经济下决心搬离了自己住了二十多年的，带卫生间的两室一厅。

说说这个两室一厅。

这个两室一厅在大院的另一头，跟厕所之间隔了五排房子：一排平房，两栋筒子楼，两栋三层的红砖老楼。这个两室一厅是一九八七年建的，它所属的那栋楼被称作五十户，也有人叫它腐败楼。里面住的都是厂

里元老一级的人物。听年龄大一点的人说，建这栋楼的时候，厂党委书记亲自坐镇，下的地基都比别的楼深一倍，用的钢筋都有小手腕粗。楼盖好以后，分给了三种人：所有副科以上的干部；具有工程师职称的技术人员；另外就是随厂从上海内迁过来的八级工。

陈经济一样不沾。不错，他也是随厂子从上海迁过来的，可他只是个四级工，四级锅炉工，离八级工差一倍。可就是这个离所有条件都差十万八千里的陈经济，最终也搬进了五十户。

传说有很多种，其中最火暴的一种是，陈经济揪住某位赤身的厂领导，扬言不给他房子的话，就弄个炸药包跟厂领导同归于尽。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，以陈经济的性格，他绝对做得出来。况且他有这个条件：锅炉房里有一间小小的浴室，厂领导们一般不愿下了班去家属院的大澡堂洗澡，总是在下班前后分别到锅炉房来开小灶。

后来，陈经济搬进五十户不久，就被调离了锅炉房。这等于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以上传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：厂领导们对时不时的和陈经济赤诚相见，还是心存忌惮了。

又传说，厂领导其实早就想把他从锅炉房调开了，苦于没有过硬的理由。这回因为给了他一块大蛋糕，顺便就拿走了他的小点心。

所谓点心：陈经济在锅炉房的时候，经常邀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洗澡，私底下洗一次收人一毛钱。开始还藏着掖着，后来成了公开的秘密，人人知晓。知晓也不怕，陈经济经常这边收过钱，那边就骂娘：日他妈妈的，凭什么领导能揩公家的油，工人就不能？

洗就洗吧，可是陈经济顾客至上，在厂领导面前也从不避讳什么，只要偷偷地给出一毛钱，任何人任何时间，来了都能洗。经常弄得领导在外面等，或者洗完一出来，外面一溜排的人。你还不好说什么，都是厂里的，你能洗，别人就不能洗？

如此这般，陈经济在他四十出头的时候，搬进了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两居室。并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。

可是现在，年届七十，他悄无声息地搬出来了，他想干什么？说了你别不信，他想把房子出租了。大院内也有人对外租房，要么是老人去世了，要么在外面买了商品房，总之是房子空出来了，有闲房了。陈经济也有闲房，厕所边上的小箱子便是。原先，他一直谋划把他的小箱子给租出去的。两年之内，他钻窟窿打洞，结交鸡鸣狗盗、贩夫走卒。尽管他花言巧语，把小箱子夸得如花一般，可是只要远远地往小箱子瞄上一眼，就没有一个愿意进去的。

如今，只好自己进去了。

陈经济一辈子都为先富起来而奋斗，而今垂垂老矣，弄钱的机会越来

越少，只好把自己的宝贝房子贡献出来了。要说陈经济，对吃住都无所谓的一个，住那里都一样，只要有钱，可是这回毕竟不同，又怕别人把他的房子糟蹋了，又怕别人盗取他屋子里的财物。所以经过反复的考察考试考虑，只有一个人能进入他的选项，这个人就是菜场贩菜的小余。

说到这个菜场，它在大院的斜对面，八零年代初就有了，是自发形成的一个小菜场。专为周边几个厂服务。每天也就上午一会工夫有人，跟逢集似的。陈经济退休之后不久，曾经在菜场看过一段时间自行车。也是自发的。传说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早上，菜场突然多了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家伙，戴着红袖箍，举着小红旗，口里叼着一枚嘟嘟作响的小铁哨，热情洋溢地接过每位车主的自行车，把它们排列得又整齐又稳妥。别人不知道什么来路，以为要检查要创建，学雷锋做好事什么的。而本厂人一看就笑了。

等到买好菜要走了，陈经济伸手要钱了，大家反应过来了，有人不干了。不干也不行，他揪牢自行车的后架你走不掉。想打架么，你不敢动手，他六十多岁的人了。况且陈经济青筋暴跳，目露凶光，有鱼死网破之勇。闹到警察都来了，来了也不向着你，你看他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自行车也真帮你看了，不就两毛钱么，哪里省不下这两毛钱，下回把车放别的场，不要他看就是了。只好乖乖地掏出两毛钱。

第一天，陈经济看了一百多辆车。第二天，锐减到三十几辆。此后一直在这个数字左右徘徊。毕竟有怕车子丢的，也有不在乎这两毛钱的。至于本厂的人，因为近，买菜过个马路就到了，都步行。偶尔骑个车子，忘了带锁，叫他帮忙照看一下，钱当然也是照收不误的。

陈经济自行车一直看了两年，两年后，菜场交给了街道管理，他碰到了强悍对手：城管。他们要他一天上交二十块钱管理费。经过申辩、抗争、诅咒、上访、讨价还价、打市长热线，甚至扬言上街游行等等，还是歇菜了。

他就是在菜场混的这几年中，认识了卖菜的小余。并且跟他发展出了一种类同知己般的感情。有惺惺相惜之意。陈经济经常不吝言辞，当着别人的面猛夸小余，讲他勤快、老实、孝道、能省。“现在像他这样能吃苦的年轻人不多了，就他这样的能发财，你看看我话撂这里，不出几年，几十万跑不掉的”。在陈经济的生命里，很少有这么赞赏别人的，尤其是年轻人。

小余是北方人，矮墩墩的，三十来岁，卷头发，小眼睛，大鼻孔，话不多。神情总是恹恹的，很疲惫的样子。穿得很破，也脏。卖了好几年菜了。一直一个人租住在几里外的城中村里。他有一辆电动三轮车，早上贩菜，下午到南七给人拉货。陈经济每回见到他，都要慨叹一番，赞美一

番。

当然，小余也被陈经济忽悠来看过他的小箱子，嫌臭，没成。至于五十户的两居室，原来肯定想都不能想的。可是如今，小余的家属来了，还带着两个半大孩子。一下子多出了三口人，原来租的小房子不够住了，需要重租个大点的房子。

陈经济闻之大喜。他算计过小余的收入，这是他最喜欢干的事情。光一上午卖菜，一个月大概能弄个两千来块钱，加上下午帮人拉货呢，弄好也有个千把块钱的找头。再加上他老婆来了，不能吃闲饭吧，随便找个事做，也有个八九百块钱的。

陈经济跟小余一说，小余没反对，先跟他去看了房子。房子当然很脏，这是不用说的。陈经济也没什么不好意思，因为小余跟他是一样的人。

况且小余，一个卖菜的乡下人，有什么资格嫌他脏？

三

五十户，顾名思义，有五十套房子。高五层，长十户。平顶白墙，固若金汤。时过二十余年，在家属区的一片红砖老楼里依然十分醒目。

陈经济每回走近自己的房子，心里总是充满了难言的情感：踏实、满足、自豪——爱！这是一笔看得见的财富，并且像发面一样日夜发酵。

陈经济爱看报纸，了解各种新闻时事。这是他卖报纸时候养成的习惯，十余年不变。尤其爱看财经版，对经济数据，财政要闻，股市动态，房产咨询，可以说了如指掌。这些年来，随着房价飞涨，他又多了一样爱好：每过一两个月，他就跑到马路对面的一家房产中介，探询房价。人家说：“你那套房子，能卖二十多万。”“三十了，值三十了。”“又涨了陈师傅，起码又涨了五六万。”“四十了陈师傅，上礼拜成交了一套，跟你那套差不多，卖了四十万！”“差不多了陈师傅，我给你挂牌试试，四十六万怎么样？——还不卖？——你逗我们玩呢！”

卖房子？谁卖房子谁是憨大！陈经济伸出五根手指，到处向人宣扬：按照中国这个发展势头，房子至少，还有五十年好涨！

每回问过房价之后，都要兴奋好几天。门一关，老花眼镜一戴，凑到房间五瓦的节能灯下，计算器直捣。非用掉好几张草稿纸不可。等把自己的各项财富的最新数据累计好了，才心满意足地开了门出来。

有钞票赚就是他最快活的时候。他喜滋滋的，两眼放着光。见到谁都打招呼。老远就喊了：钱师傅，买菜去啊，今天的小菜好，新鲜。又或者，小杨啊，上班了，上班好，多赚点钱。两天一过，兴奋值下降，回复

了常态，又变得凡人不理。脸上的肌肉僵僵的，走路目不斜视。

大院里的人已经习惯了他的反复无常，开始没人跟他计较。本来他在家属区进出，就是个神出鬼没的人，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。自从到了前年，他霸占了小区的垃圾箱，与整个家属区为敌，才真的没什么人愿意跟他打交道了。

无所谓，这是他的口头禅。他横眉冷对，不屑一顾。逢到心情好的时候，照旧还要喊别人，小杨啊，小张啊，一副不计前嫌的样子。尽管没几个人真愿意搭理他。他也不生气，心情好么。逢到老头们在一块谈天说地，听到他感兴趣的话题，他还会突然停下步子横插进来，夸夸其谈一番。也不管你乐不乐意。

不过近年把以来，这样的情况似乎变少了。大家见到他在大院里走，脚步匆匆的，头勾着，脸色凝重，老态尽显。他本来就黑，又瘦，脸上沟壑纵横，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。

从菜场看车的位置上撤退以后，他又看过一段时间厕所，前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。就是大院里的这个摇摇欲坠的旱厕。都说陈经济脑子管用，尤其在经济方面，有惊人的嗅觉。

厂子附近没有公厕。以前不觉得，这几年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大院周边，做生意的越来越多，很多邻街的住户破墙开店，把房子当店面租出去了。外来人口一多，方便问题就变得特别的不方便。过马路去菜场吧，远了点，菜场的厕所也不够大，人又多，还是来大院方便。陈经济及时地发现了这一商机。

于是，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某个早晨，他把看自行车时候的红袖箍套上，从家里拎把椅子，往厕所门口一坐，腰里斜挎个黄书包，左边放卫生纸，右边搁零钱，凡陌生人一律收费，分大小便，三五毛不等。一点不比外面的公厕便宜。

要不是后来，大院外面新盖了间公厕，水冲式的，又干净，收费又便宜，他的这一营生肯定一直干下去呢。

此后，他在家又闲了有大半年时间，期间还像年轻人一样四处去找工作。他把自己说小十岁，别人就信了。信也是故意相信的，因为他要的薪水比别人都低。

就这样，他在一家私人澡堂重操旧业，烧起了锅炉。前后不过两个月时间，就被安检的人发现年龄造假，强令老板把他给辞退了。

去年，只好在菜场旁边摆了个修车摊，生意用惨淡来形容。别人嫌他老，技术又不够好。本厂的人呢，约好了似的，打气都不用他的打气筒。

日他妈妈的，钞票是越来越难赚了！

四

小余看过房子以后，很快就敲定了。

这还是前天的事情。房子在一楼，最西头。有个不大的院子。院子跟没人住似的，里头堆满了砖头、木料、黄沙、油毛毡、自行车的尸骸等等物事。中间留出一条狭窄的小道。

穿过小道，挤上台阶，才能开门。门一开，一股陈年的霉味扑鼻而来，里面混合着馊、臭、酸、霉、腐等等奇怪的味道。陈经济一边把遇到的烂鞋子、旧报纸、脏碗筷、破抹布、老虎钳、起子、三条腿的小板凳等等，纷纷踢到墙角；一边夸夸其谈，跟小余介绍：我这个房子是全江机厂有史以来盖得最好的房子，干部楼，专给干部住的，碰到八级地震都没问题。

先看的是客厅，墙壁乌黑，地面凌乱。墙角一口大缸挺扎眼的，直径一米有余。上头盖了一块三合板。掀开三合板，口沿磨得锃亮，一股浓烈的酸臭味直扑上来。

咸菜，咸菜，陈经济赶忙上来解释。

大缸里小半缸绿莹莹的浓汁，浓汁上头露出一小块青石的尖角。

好的，都是好的，捞一点尝尝？

陈经济边说边亲自动手，从缸里摸到一双长长的竹筷。同时另一只手娴熟地在缸沿上捉住一只蟑螂，摔到地上，一脚踏死。嘴里骂，日他妈妈的，你也来偷吃！

陈经济挑来挑去，挑出一条墨绿色的菜叶，烂歪歪的，送到小余嘴上。

尝尝尝尝，陈经济热情地说，我腌的咸菜，老有名了，全江机厂人都知道，想吃都吃不到！

这话倒不假。据说搬到五十户以前，原来在平房住的时候，邻居们经常看到陈经济一家四口，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用饭。一年四季，小桌中央都只放一小碟黑糊糊的咸菜疙瘩。有的时候天热，陈经济偶尔也会端着一只海碗，蹲到平房的门口，他的饭头上常常躺着一只，决不会超过两只，腌辣椒。咬一小口辣椒，就一大口饭。吃的呱唧呱唧响。逢到有人夸他咸菜腌得好，就遇到了知音，边吃边跟人叨叨：腌菜还是老卤好，年头越久菜越香。边吃边说，碗沿敲得砰砰响，饭粒都能从嘴里掉出来。又或者，碰到一个不对付的人，想跟他搭讪，或者是人家的碗里有别样的丰富，他的态度就冷冷的，非常不屑地说一句：吃得好，死得早。

这口大缸还是他当年结婚时候买的，距今已有四十余年了。传说四十

年来，这口缸从来都没见过底，当然也就没有清理过。此缸终年泛着泡泡，颜色黑绿。陈经济总是在它还没见底的时候，迫不及待地往里投新料。这些新料随四时变化：黄瓜、茄子、辣椒、大头菜、蒜头、豆角、萝卜、西瓜皮——只要能吃的，市场上有的，并且还要便宜的，在他那口神秘的大缸里，都能找到。

小余尝了一口咸菜，似乎觉得不坏，摸过筷子亲自动手，又捞出一枚蒜头、两块萝卜送到嘴里，眉头蹙着，嚼得夸叱夸叱响。

陈经济盯着他的嘴猛瞅了一眼，忙把盖子盖上，拍着他的肩膀，把他往卧室拥。

走走走走，我们看看卧室。

卧室两间，一大一小。大的那间不住人，当储藏室了，破旧家具一直堆到天花板上。小的那间，靠墙，分别摆了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。小床上一片狼藉，皱巴巴的被褥床单，黑糊糊的枕头蚊帐。床底下黑黢黢地塞满了东西。桌子在床的对面，桌面油漆斑驳，开了几条裂缝，一条腿拿两块砖头垫着。这张桌子是他在锅炉房时候用的，调出锅炉房的时候，就把它搬回家了。

陈经济看到小余对桌子上的那台十二寸的黄山牌黑白电视机感兴趣，连忙上前两步，拽出抽屉，摸出一把老虎钳，把频道旋得啪啪响，一边做示范，一边讲解：好的，都是好的，能收四五个台，以后免费给你用，比彩电好，看彩电还要交有线电视费，一个月十五，一年就是一百八，老贵了。

看完了卧室，又到厨房转了一下。这个厨房，陈经济多少年都不用了。他活得简单，平时只用煤炉煮米饭，两天煮一次，饿了就挖一坨，开水泡泡，捞根咸菜就了吃。因此操作台上落了一层灰，和曾经的油渍结合成一层厚厚的污垢。上面的烂碗、脏筷子、酱油瓶子、搪瓷缸子、还有一长溜的老鼠屎，早就牢牢地长进污垢里去了——

回到客厅，开始谈价钱，就产生了分歧。价钱是开头就说好的，可是到头来，陈经济能提供的只有一室一厅，他那间大卧室还得锁上。本来他说，两间卧室都给小余，家具也随便他用。反正也没地方搁，扔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，那比要了他的命还难。尽管都是些破烂，比如刚参加工作那年的柳条箱子，都还保留着。可是现在他却后悔了。

瞧瞧小余刚才捞咸菜吃的那个馋相，他心里直打鼓。他甚至对自己的整个租房计划都有点后悔了。

只好降价。

你来我往，降了两百二十块钱。

陈经济脸上挤着僵僵的笑，悻悻地对小余说，也就是你，我们俩算是

好朋友，换二旁人影子都没有，不瞒你说，前面有二十多人找过我，我都没租。

小余直点头，敷衍他，嘴上说，啊啊。

五

陈经济连夜搬家，因为小余说，第二天就要搬过来。

真要腾地儿了，陈经济心里闹起了别扭。日他妈妈的，一个卖菜的乡下人，要住他的两居室！他巡视他的房子，又不放心，又不舍得，又嫌小余出的钱少了。

不过，陈经济是个说话算话的人，他严格遵守“信誉”这一商业信条。同时他也是个自我调适能力很强的人。他一遍一遍细数小余已付的房租，计算将得的房租，盘算以后的涨租。算着算着就把心情调整过来了，连夜把自己挪进了小箱子。

说说这个小箱子。这个小箱子以前是大院的垃圾箱，这是不用说的。它和厕所同龄，也有四十几年工龄了。原来它和陈经济不怎么打交道的，陈经济过低碳生活，产生的垃圾极少。它是在两年前陈经济看厕所的时候，被陈经济重新发现的。

陈经济看厕所的日月到现在人们都还记得，用“情绪高涨，热情似火”来形容，都不够。只要能赚到钞票，他就兴奋。

他对待顾客，从来都是，又殷勤，又体贴，比春天般的温暖还温暖。有句话说，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陈经济便是。他准备了一大堆过期的书报杂志，凡顾客随便取阅。另外还准备了好几把雨伞。前面说了，这个厕所屋顶破了好几个大洞，最大的比脸盆还大。下雨天不用说了，蹲在里面会淋雨；天晴呢，也不安全，往下掉土掉蜈蚣，女厕所还掉下过一条蛇。所以只要顾客来了，不管别人要不要，把伞一概奉上。下雨挡雨，天晴挡灰挡虫子。另外他每天都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天热的时候还买来药粉，过两天就撒一次，灭蛆灭蚊蝇。所以在他看厕所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大院的人民是满意的，甚至是感激的。多少年了，这个厕所终于有人管了，并且管得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

尽管他对大院的原住民，和能给他带来效益的外来者，态度迥异。比如说：大院的人想弄本杂志看看，“不好意思，就这么几本”；想借把伞举举，“那更不好意思了，就这么几把”，他始终想的是，万一顾客需要了怎么办。此外他还领坐，或者叫领坑，他积极跑动，抢在大院人的前面，给顾客指出最干净的坑位；或者在夜晚，陪胆小或者爱唠叨的顾客聊天，立于顾客坑位一侧，堵在大院人民的眼皮底下，对大院人的攀谈无暇

顾及。人们都原谅了他。

六号楼的部分老同志，包括刘世槐老两口，甚至都合计着到街道申请表彰他了，后来却发生了他抢占垃圾箱事件。

本来，打扫厕所需要很多工具。扫把、铁锨、簸箕、水桶、搅屎棍，加上他的椅子、电筒、书报杂志、晴雨必备的雨伞。一大堆东西，每天搬来搬去，是挺麻烦的。加上脏，所经之处，人人侧目。所以刚开始，他把垃圾箱的一角清理干净，用砖头围了一小块地方，晚上把自己的部分家伙存储其中，别人也没多大意见。可是很快，慢慢地，他的领地越来越大，逐渐地把整个垃圾箱都据为己有了。这时候大家还是麻痹的。因为你倒垃圾，远远地，他就迎上来，热情地把垃圾袋接过去了，堆在垃圾箱外面。大家心里还暗暗高兴，觉得这样也不坏，不用亲自走到垃圾堆跟前，又要闻臭，又会把垃圾扔得横七竖八。可是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清早，上厕所的人陡然发现，一夜之间，大院的垃圾箱不见了，厕所门口多了一个两米来高的水泥小箱子。

陈经济的身上脸上，又是泥又是水，他拎着一把瓦刀，威风凛凛地堵在小箱子门口，不准人再往他的小箱子跟前倒垃圾了。

全大院都炸了营。又是吵，又是叫。一直闹到了街道。城管来了，一看是他，头皮直炸。老对手了。尽管在菜场最后打败了他，可是毙敌一千，自伤八百。陈经济到处告状，也让他们好几个月不得安宁。

陈经济青筋暴跳，挥舞着瓦刀叫嚣，日他妈妈的，老子免费打扫厕所，搞个地方放东西都不行？转向城管，吐沫飞溅，这大院里的违章建筑多了，要拆一起拆！全部拆！把领导以前多吃多占的也叫他吐出来！瓦刀一指食堂，再指大礼堂，去看看，去看看，都叫腐败分子瓜分了，日他妈妈的，他们能，老百姓凭什么不能？

城管撤退了，临走劝大家说，老人家也不容易，无偿帮你们打扫厕所，找个地方放东西也说得过去。

过了两天，街道息事宁人，亲自派了人来，在垃圾箱的旁边，照原样又砌了个半米高的水泥池子，也就是现在大伙正用的垃圾箱。

陈经济的这个新居有七个多平方，里面黑黢黢的。靠围墙的那面墙，接近顶棚的地方留了个脸盆大的洞。光线从洞里漏下来。勉强能看清屋里的摆设。一张双层小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。双层床原来是厂里集体宿舍的，被他搬回家给两个儿子睡，如今自己倒用上了。上层搁东西，下层睡觉。另外那口大缸也搬来了，咸菜转到了一口小坛子里，大缸准备盛水。没有电，不要紧，门前三米远有盏路灯，几年都不亮了。他买来灯泡，拿来梯子，试了几次才爬上去，颤巍巍地换上。

安顿好自己后，他去找小余了。

他敲院门，小余小余，亲热地喊。脸上堆满了真诚的笑。因为想到小余是自己的顾客，那种天生的对顾客的亲近感压倒了一切。小余大模大样地从客厅走出来，打开门。陈经济热情地寒暄几句，然后长驱直入，还像自己家似的，各个房间巡查一遍。

卫生顶重要了，要爱干净。

小余老婆，一个话多的龅牙女人跟在他后头，赶紧说，老板你放心，俺们家人就是爱干净，别人的房子比自家的房子还上心。

别叫小孩子在墙上乱画。

老板你放心，俺们小孩子可听话。

水电都要注意，出了事可不得了。

会的会的，老板你放心。

陈师傅，小余靠在门边上，一直没开口，这时候说，你的灯有问题，就一个灯泡亮。

陈经济头也不回地说，好的，都是好的。

就一个好的，五瓦的。

那你买几个上上，到时候你带走好了。

又补充说，你要是不会上到时候我来帮你上。

小余掏出烟点上，吸了几口，又说，那个，你那个电视机——什么，陈经济回过头问。

小余只好重复一遍，把话说完整，上次看的你那台黑白电视机，不讲给我的么。

坏了，陈经济说。

上次不好的么？

哦，陈经济心里快乐，脸上保持着笑容，嘴上说，现在的年轻人，谁还看黑白电视，到周谷堆买一台彩电才二百来块钱，能看好几十年。

陈经济仔细查检查了自己锁上的那间大卧室，他特地换了把大铁锁，纹丝未动。多少放了点心。

小余啊，陈经济说，怎么样，我这房子不错吧，住住你就知道了，风水好，住这里会发财的，房租也不贵，还被你还掉两百二十块钱。

见小余不高兴，陈经济把卧室打开。卧室就像一口大箱子，塞得满满当当，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陈经济挤进去，再抱着电视机挤出来。

讲给你就给你，陈经济喘着气说，虽然你还了两百块钱，我陈经济是最讲信用的，不过也就是你小余，换二旁人都不行，这台电视机有历史了，质量老好了，还是老东西质量好，从来没出过问题，看的时候要注意，电压不稳不要看，看两个小时就要关上歇歇，不然烧坏了，要爱惜，别弄坏了，弄坏你要帮我修修好的——

说得小余两只小眼睛直翻。

六

房子租出去以后，陈经济在大院里走，再一次地神气活现了。老远就跟人打招呼，脖子绷得又硬又直，故意把嗓门放大：小王啊、小张啊、杨工啊——都不怎么搭理他。不搭理他也没用，架不住他热情啊。他翻你的菜篮子，找出最老的那条黄瓜告诉你，你买亏了，主动要带你去找人家退掉。或者猛然挤进一群老头中间，畅谈几句国内国外的政治经济形势。

陈经济既不看电视，也不听广播，他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报纸。

说说陈经济与报纸。

话说当年，从锅炉房调出来以后，厂里把他安排到警卫班看大门。厂里的大门有两道。一道门里面是办公区，再往里走，有个二道门，里面是生产区。生产区的大门才是最重要的，里面都是原材料和产成品。交给他不放心，就安排他看一道门。其实陈经济工作还是顶认真的，烧锅炉从来没断过气。把他放在一道门等于养起来了。

陈经济那年四十多一点，正是大好年华。加上社会上经商之风盛起，哪坐得住呢。那时候有个说法：十亿人民九亿商，还有一亿等开张。何况他在锅炉房收了这么多年外快，有经验，有成果，心里痒痒啊。天天在传达室里转着圈地琢磨，身上跟长了刺似的坐不住。

先是，他帮人排队，买认购证，拿几块钱佣金。然后，跟人学，倒粮票，倒车票，也倒过几天外汇券，都没赚到钱。因为在经济方面，他是个特别胆小谨慎的人，拿钱赚钱这种事情，怎么心里都不踏实。何况这些都是违法的营生，陈经济堂堂一个国家工人，这点觉悟还是有的。再说有一次，他也亲自体验了政府对这一行的打击力度。他跑得快，加上穿着破旧，被当着捡破烂的放过了。

沉下心来，他觉得自己不是投机倒把的料。还是要做点实事。

陈经济到底是个脑筋灵活的人，他在传达室，每天都有人来找报纸看。一多半时候都是找不到的，因为报纸来了很快就被办公室人拿走了。想买，又买不到，最近的报刊亭离这里都有好几站路。陈经济就卖起了报纸。一开始，就弄个几份，放在传达室里，说起来算是给熟人带的。后来，托他带的人多了，他就正儿八经弄个黄书包挎着。并且主动开始开拓市场。那时候三种报纸最好卖，《文摘周刊》，《法制文粹》，《良友》，都是周报。报纸一出，赶紧批来，然后直奔车间。

车间主任们不干了，影响生产啊。报纸一来，争相传阅。人都一窝一窝的了。加上陈经济每回都要大声疾呼，迫不及待地宣扬当期报纸